



2014年11月23日 星期日

编辑 何菁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李弘

长江晚报

听雨

文/半丁

喜欢听夜,听月亮与星星的密语,听风与云的缠绵,听稻禾的拔节,听山鸟飞过夜空,听夜露从树梢滑落,听荷塘里鱼们的絮语,听微风中花开的声音……这些声音,忽而雄浑,忽而轻微,忽而遥远,忽而急切……但我更喜听雨。

雨常在长夜,在瓦沟屋脊上或疏疏密密,淅淅沥沥,或滴滴答答,噼噼啪啪。儿时的雨总能让我面对着破败的墙壁,在昏暗灯光下的屋漏痕中看出山川人物,鱼虫草树。痴痴地瞪着黑大的双眼,口中念念有词,油灯下做活的妈妈问:怎么还不睡?答曰:听雨!曾是金陵师范生的母亲,惊呼:天哪,你要做诗人?可怜!其时才读小学,不解其意,直到走过坎坷,走过失败,走到生命的边缘,才觉察出在十万酸苦之中,儿时的生活竟是如此的温馨;也才知道母亲那一声:“天哪,可怜”四字的沉重。一语成谶:老来,我真的穷得只剩下几行歪诗。

雨总无端地下在黄昏。北固湾前的大路,牵引着天空的灰暗朦胧。其时汽轮靠港,布帆高卷。其时山风掀瓦,山树鸣空;其时一声霹雳,金鞭坠向江面,雨鞭抽向人脸;直下得天昏地暗,大地冒烟。当时尚为年轻且大汗淋漓的我,甚至还感到暑消热散,几分快意。只见江面白浪滔滔,天光崩裂。环顾四周,空荡荡的并无可避雨处,于是便任凭大雨冲淋。造纸厂东侧的菜畦里,穿着雨衣正忙着第二天上市菜的菜农们渐次散去,像是绿茵上移动着的五色蘑菇。当南方特有的青霭静静地弥漫开来,暮色降临,村巷犬吠,牛羊归圈,男男女女的嬉笑在小荷塘的涟漪上荡漾散尽,漂泊在故乡的异乡人才会想起,什么时候我能有一个市郊户口? 于是不再想吟哦怀内小口袋中塞着的诗句:“好雨知时节,当春乃发生”……在此瓢泼的大雨中,纵然一旁齐刷刷向上的小秧,是绿色的诗行,也绝非是赏读的好时间,也才倍感曼陀罗的:“一担乾坤肩上下,双悬日月臂东西”的沉重……

生平爱听雨,知道文学中有一场场美丽的爱情之雨,如李贺:“幽兰露,如啼眼,无物结同心,烟药不堪剪……”贺铸:“彩笔新题断肠句,一川烟草,满城飞絮,梅子黄时节……”秦少游:“自在飞花轻似梦,无边丝雨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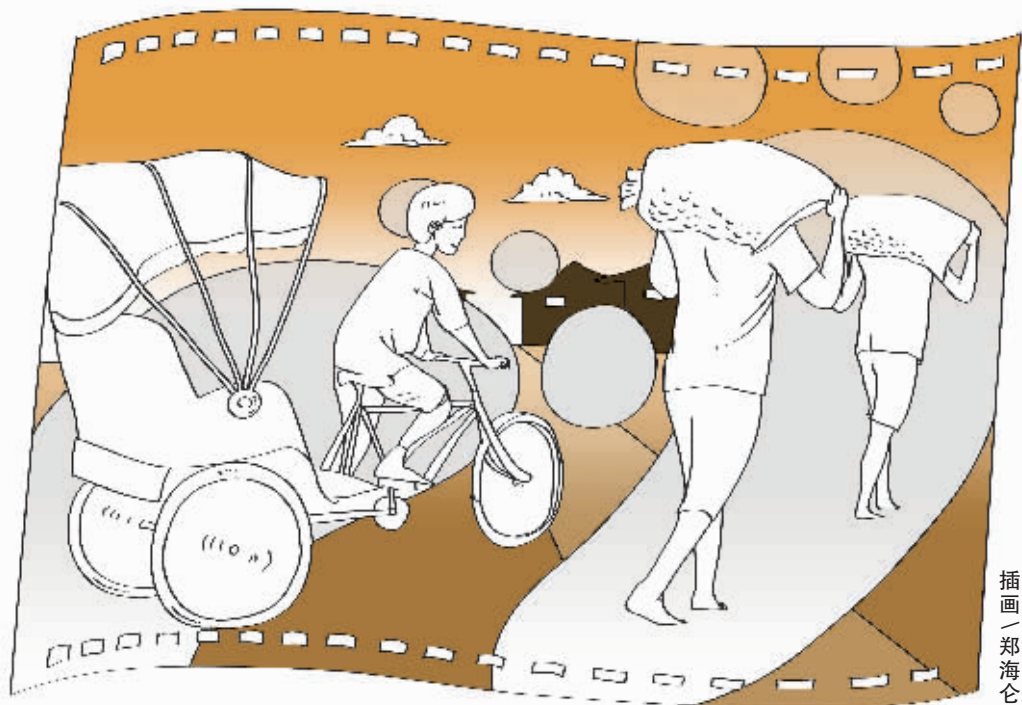
如愁”,如果说李的雨下得有些诡异,贺的雨则下得无序,秦的雨便下得无边。那都是些年轻的雨,纵然葳路蓝缕,绝对美艳绝伦;其不是小桥流水,便是碧海夜心,后人读来都倍觉瑰丽温馨。爱情之雨,与萍浮梗漂之人无干。最喜欢的是杜甫平民式的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”,唯苏东坡之“沂山祈雨”似可与之相匹配,然其悲悯之心广袤无垠,让人绝望。

回望走过的路,和大多数人一样,最常想起的是蒋捷笔下那首虞美人:“少年听雨歌楼上,红烛昏罗帐。壮年听雨客舟中,江阔云低,断雁叫西风。而今听雨僧庐下,鬓已星星也。悲欢离合总无情,一任阶前,点滴到天明”。

平生爱听雨,知道历史中有下得惨烈最黑暗的雨——秋瑾被行刑前的雨:“秋风秋雨愁煞人”!还有下得最伤痛最沉重的雨——一百多年前割让台湾时政治家谭嗣同的恨雨:“世间无物抵春愁,合向苍冥一哭休。四万万人齐下泪,天涯何处是神州?”一年后,爱国诗人、教育家丘逢甲的泪雨:“春愁难遣强看山,往事惊心泪欲潸。四百万人同一哭,去年今日割台湾。”

下得最漫长、下得最动人心魄也最大快人心的雨是 1997 年 7 月 1 日的雨——那场雨从 6 月 29 日开始下,一直下到 7 月 1 日,整整下了三天。那雨下得淋漓尽致,下得大气磅礴,下得通心透气,下得舒心惬意,下得凝神聚气,下得举国上下一片欢腾!当五星红旗飘扬在香港上空,淋在雨中的人们早已分辨不清脸上流淌的是雨是泪……凡经历过那场雨的人们大概都不会忘记那场雨:天公在洗刷国人的耻辱,天公也陪着国人流着喜悦之泪!

此刻,雨正敲打着石径。撑一柄花伞走过北固山前的石径,目光游离在柳丝与雨丝之间。一弯曲水,几座亭台,北固这一拳小山上,曾经来过的那一干历史人物,若隐若现。他们若此时凭栏于多景楼上,会唱出什么样的“南乡子”或是“永遇乐”?



插画 / 郑海仑

混穷

文/张明军

大集体时代,里下河的人口流动很少。挣的工分不够口粮钱,穷则思变,他们想走出里下河,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

未经公社一级批准擅自“外流”是很严重的事件,一般会严令外流者家里人将其找回。倘若其为单身或孤儿,大队会组织治保主任或民兵营长去找。被抓回来便是严加看管,监督劳动。没有牵挂的人才敢“外流”,深思熟虑后,一经外出便音信杳然。

挡不住人们外面去“混穷”。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,大批苏北人南下上海,混穷去了。这和西北人走西口和山东人闯关东有点相像,背井离乡,无可奈何。

外流者当为外出混穷的新一代,他们沿着前辈的足迹浪迹天涯。少数人也许有亲戚投靠,大多数都是两眼一抹黑。什么都干,他们干的都是城里人不愿干的活,蹬三轮、扛大包、擦皮鞋、洗盘子。他们干活不惜力,吃穿不讲究,睡车站、住桥洞,一切无声无息、无怨无悔。他们谨慎而勤勉,只用辛劳来赚血汗钱。他们实诚而仗义,为了公道不怕挺身而出。终于,他们用勤劳、敬业、真诚赢得了城里人的信任,成了产业大军重要的骨干力量,赢得混穷生涯的立锥之地。

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了,

外流者大胆踏上回家的路。他们视野开阔,眼光超前,然而数年后,他们发现土里刨食的生活已没法满足越来越高的需求,于是再次将目光瞄向了外面的世界。

没有了政策的桎梏,他们出发了,男女皆有,成群结队。这是混穷的第三代,但他们自己不再叫混穷,而是叫打工。

同他们的前辈一样,只要有人需要,他们就做;只要有钱可挣,他们就干。小伙子进工厂、做保安;姑娘们学美容、做服装;妇女们当保姆、做家政。一时找不到工作他们也不怕,送水送货送快餐,炕烧饼、炸油条,穿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。里下河的民风淳朴,从这里走出来的人朴实而醇厚,做事认真,做人低调。在后来东北虎、西北狼等打工帮派到处惹是生非时,他们绝不沾边,依然故我。

聪明的里下河人开始将目光瞄向市场,混穷生涯到了一个境界:创业。创业路上,免不了失败,但他们并不气馁,不断总结,从头再来。亲不亲,故乡人,他们为人和善,对人友善,但更为看重的是乡梓之情,血浓于水。身在他乡异地的同乡人抱团取暖,成立了同乡商会、老乡协会,把对家乡的思念和热爱倾注到了同城而居的故乡人身上。他们珍惜着组织的温暖,更坚守着

做人的底线,相互帮助、相互提醒、相互提携,创业之路上的他们分明又多了些心气、几许底气。

里下河几代人外出混穷,但绝不穷混。凭借着各自的体力、脑力、智力取得成功,他们没有忘记那块生我养我的热土。有人回乡办起了实体,也有人自费铺路造桥,有人向敬老院捐款捐物,有人为村子里拉起了路灯。最热闹的是过年,如迁徙的候鸟,在外忙碌了一年的人们纷纷归来。探亲的路上熙熙攘攘,笑语喧腾。过年的日子是温馨的日子,人们走亲访友,回家的人忙着向左邻右舍分发着礼品,在家的人们对混穷的孩子嘘寒问暖。同在外混穷者,好不容易碰到一起,更有说不完的话。他们相互交流着各自的境况,交换着各自的信息,相互谦虚,相互鼓励,相互警醒。只是,当有不熟悉的人问起他们在外干吗时,无论是成功者还是打拼者,他们的回答似乎是惊人的相同:“混穷呗!”

谦虚低调,里下河人的品格,里下河人的名片。

城市山林
cheng shi shan lin

我的里下河 7